



水源大戰

破產，自殺，死亡威脅—
一場水權爭奪戰
使俄勒岡州一處社區分崩離析，
直到扶輪找到方法
讓它團結在一起

作者：Bryan Smith
照片：Nashco Photo



鐵灰色的河水，暗藏著充滿力道的勁流，滔滔不絕向前奔流，發出類似慢火煎培根或微弱掌聲的聲響。水幕山(Cascades)白雪覆蓋的山頭映襯著午後的天空呈現藍黑色，俯瞰著這個河流流經的盆地。站在涼爽、泥濘的河岸，很難想像有人曾經為了這條美國西部的大動脈而流下傷心、痛苦、敵對、沮喪的淚水。從俄勒岡州流經加州邊陲角落，全長 263 英里的克拉馬斯河(Klamath River)向來是監護權之爭的標的，就像任何父母親爭奪子女一樣激烈。印第安部落、農民、牧場業者、漁民、鄰居、環保人士、政客。所有人都深陷在一片無底泥沼，情況惡劣到它還有一個非正式的名稱：克拉馬斯水源大戰。

俄勒岡州奇羅昆(Chiloquin)市郊的梅麗塔餐廳酒吧

(Melita's Restaurant & Lounge)外觀並不起眼。波浪鐵板屋頂，手繪的「營業中」告示，褪色的百事可樂廣告大概可追溯至 1970 年代，在在顯示它只是一個路邊休息站而已。可是這裡的派和烤雞很不錯，馬鈴薯泥份量十足；說得更真切點，這裡大概是奇羅昆唯一像樣的地方。奇羅昆這個木材小鎮就離舉止溫和的扶輪社員吉姆·魯特 Jim Root 擁有的廣大牧場那條路不遠。

現年 69 歲，穿著牛仔褲、淺藍色的牛仔襯衫上套著皮背心、牛仔靴，戴著學究模樣的金屬框眼鏡，看起來並不像創造奇蹟的人——比較像是一位總是知道該說什麼話的慈祥叔叔。

我橫過大半個國家來到俄勒岡州這個偏遠的角落來找魯特，就是因為他在這場水源衝突最驚濤駭浪的時候完成了不可能的功績。在局勢最緊張的時刻，這個謙虛的商人讓一大群敵人開始對談。

最後完成的是讓 42 個先

前連天空的顏色都無法同意的敵對團體，達成一項分享水源協議的架構。

卡拉馬斯盆地水源及經濟復原法案，帶著所有人的祝福——從在社論中宣佈「卡拉馬斯戰爭結束」的《紐約時報》到歐巴馬政府——一路過關斬將，送達美國參議院。然後，在最後的時刻，一位俄勒岡州議員增加一項「毒藥」法條，讓一切毀於一旦。對於魯特所聚攏在一起的人，對於參加會議、創造一個近乎奇蹟的聯盟的人來說，這無異是令人崩潰的一擊。

可是，在接下來的幾個月——當各路人馬都陸續回籠，從頭再來——從絕望的灰燼之中，產生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一件魯特和其他主要成員相信最後會讓他們的努力開花結果，一件幾乎像他們所奮鬥爭取的水源一樣寶貴的事情：幾個世代以來重創這個區域的傷口——種族、文化、和政治方面——慢慢痊癒。

若非魯特及他在加入扶輪初期所學到的改變一生的教

訓，這個痊癒的過程就不會發生。

1984 年，擁有一家跨國水果公司的魯特參加生平第一次的國際扶輪年會。這個在英

「我看著那些扶輪社員完成他們的政府和政客所不能完成的事。」

格蘭伯明罕舉行的國際年會吸引魯特的注意是因為一場備受期待的議程——英國及阿根廷的扶輪社員一起討論如何結束陷入僵局的福克蘭群島戰爭。魯特曾經在阿根廷做過生意，他知道這兩個國家對這塊土地的歧異有多深，因此他對這個議程不抱太大期望。

然而，隨著這項會議展開，它的主持方式讓他深深著迷。魯特在梅麗塔餐廳一邊吃東西一邊回憶說：「一位英國人擔任會議主持人。」這位主持人沒有過去那種使問題更惡化的裝模作樣，他僅僅是傾聽，以尊重的態度思考相反的論點，溫和地引導討論的方



吉姆·魯特回憶那場激勵他讓社區敵對派別開始對話的扶輪年會。

向。魯特說：「我聽到雙方陳述令人心碎的故事。然後我看著那些扶輪社員完成他們的政府和政客所不能完成的事。」會議中達成一項協議的架構。他說：「可以說那場會議結束了福克蘭群島戰爭嗎？不。可是之後不久就作成結論。」

對魯特來說，那個時刻改變了一切。他說：「那是我看過最美好的事物之一。他們鼓勵那些扶輪社員回到祖國後，說服政府相信和平才是大家需要的。他們做了，而且發揮作用。我永生難忘。」

2001年，在那場年會後

17年，卡拉馬斯河谷盆地一片乾涸，深為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乾旱所苦。讓情形更形複雜的是氣溫變高，讓附近的山脈沒有留下多少寶貴的積雪——在乾旱的年份那向來是農民的寶貴水源。

這樣的乾旱並不常見，



前部落主席亞倫・佛爾曼代表卡拉馬斯的部落出席西羅 - 魯特會議。

雖然不是前所未聞。可是如何均分該區域最寶貴的資源——水——從這個綠意盎然的區域有拓民以來便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各方之間衝突頻仍是可理解的可謂理所當然。這條河流以及上游的數個湖泊，對於被聯邦政府誘引前來，渴望開

發這個資源豐富區域的農民而言，除盛產鮭魚和胭脂(吸口)魚外，深具灌溉的可能性，這在某些人眼中是生計來源，在其他人眼中無異是中獎彩券。對印第安人來說，這個盆地代表更多——它是一個古老、神聖的精神遺產。

困難所在就像純淨未污染的水流一樣清楚：沒有足夠的水分給大家，尤其是在乾旱的年份。一波波的開發讓後果益發嚴重。河水源頭的湖泊被抽乾提供農民耕地。四座提供這個區域電力及照明的發電水壩（今已停用）阻斷鮭魚返回

產卵地。

1954年，為了同化印第安人，聯邦政府誘騙卡拉馬斯的印第安部落出售其保留土地，讓他們失去家園。前部落主席亞倫·佛爾曼 Allen Foreman 說：「那對卡拉馬斯的部落來說是一段充滿災難的時光。」

然而，設立保留區的1864年條約包含一項重要條款：允讓印第安人可以在他們先前的土地狩獵、捕魚、採集。因此，聯邦法院裁定卡拉馬斯部落對於水流保有「優先水權」——控制權。

這點就影響到灌溉者——農民——後者發現他們在取得重要水源上位居第二順位。1973年的瀕臨絕種物種保護法又讓另一個重要因素影響水源分配。可是，儘管偶有激烈衝突——最顯著的就是大幅限制伐木以保護瀕臨絕種的斑點鴟——似乎還能維持著一個脆弱的和平。

然而，因應2001年的旱災，聯邦政府宣佈將關閉農民的水源，以解救卡拉馬斯湖裡一種瀕臨絕種的胭脂（吸口）魚。此舉重創農民。數百個小

右：預計會拆除的約翰·鮑伊爾水壩。

型農場破產。許多婚姻破裂，甚至有人自殺。

農民抨擊政府，發起一連串日益激烈的抗議。到訪的華盛頓特區官員都穿著防彈背心。數百位農民組成一個水桶路障，一邊以手傳遞水桶，從河邊傳到灌溉蓄水池，一邊在新聞攝影機前吶喊著抗議口號，這後來成為他們憤怒的象徵。

然後他們把憤怒轉移到印第安人身上，好似在悶燒許久的種族關係上丟下一根火柴。俄勒岡州梅利爾的第三代農民，當時也批評印第安人的扶輪社員史蒂夫·坎德拉 Steve Kandra 哀嘆說：「你會看到一輛卡車載滿年輕人開過奇羅昆，對印第安人大喊下流的話。他們口出威脅，說些詆毀的評論，塗畫符號標語，



像是『我們打贏戰爭，我們取得西部。』不當行為真是罄竹難書。」

佛爾曼同意說：「局勢一觸即發。有時候印第安人到餐廳會被拒絕服務。有一次有些年輕農民來到奇羅昆，攔下一輛校車，把車上所有學童趕下車。他們把孩子分為印第安人和非印第安人。他們喝得醉醺醺又口出穢言，朝招牌或商

「讓人心痊癒， 他們就會治好這條河。」

家開槍。至於要對農夫的報復，佛爾曼說：「我們必須盡全力遏止，否則早就發生嚴重的流血衝突。」

在 2002 年另外一次嚴重的乾旱之後，布希政府授權開放湖泊的水。可是到了那時候湖水已經變得溫暖停滯，充斥有毒細菌。需要涼爽清澈水質才能存活的鮭魚一次集體暴斃數萬條，沖刷到卡拉馬斯河沿岸上。眾議員麥克·湯普森 Mike Thompson 撈起一卡車的死魚，載到華盛頓特區，傾倒在內政部大樓前的階梯上。

身為梅德佛（羅格）Medford (Rogue) 扶輪社社員的吉姆·魯特目睹這一切，深感痛苦，決定採取行動。他在梅德佛的水果出口生意十分興隆，於是 1992 年和太太在奇

羅昆附近買了一座牧場。雖然當時不知道這個區域會成為水源大戰的一級戰區，但是他還是瞭解水權的重要。事實上，魯特表示，那座牧場的主要吸引人之處——除了有一條宜人的小溪流經之外——就是「它擁有最古老的水權之一。」

因此，他說：「我並沒有被切斷水源的悲劇波及。」可是他無法自外於他周圍的痛

苦。他也無法無視他的水源遠超過他所需要的量這個事實。他說：「我覺得我也是（這個問題的）一份子，因為我把所有灌溉的

水撒在牧草地上，這從水資源的觀點來看經濟效益其實很低。」他表示，在經過一番自省掙扎後，他和他的家人「決定要停止灌溉」。

這個舉動引起鄰近的卡拉馬斯部落及該區域的農民注意。魯特也恢復他牧場裡的一條小溪——那是卡拉馬斯印第安人的一條神聖水道——促成了更多信賴與尊敬，不只是對於部落而已。魯特的鄰居，一位名叫寇特·湯馬士 Kurt Thomas 的牧場主人也主動接近他。魯特說：「我們開始成為朋友。我們體認到切斷水源的問題有多嚴重，開始思考我們能幫上什麼忙。」

這是個大膽的舉動。魯特承認說：「當時每個人都懷疑其他人。要把各種批評質疑

的想法兜攏在一起，當時的氛圍環境真是不佳。」但是因為湯馬士與農業及牧場圈子裡的要角都很熟，而且魯特已經贏得印第安部落的尊重，這兩個男人相信他們至少可以把大家聚在一起談談。

魯特發出邀請函，請大家到卡拉馬斯瀑布西羅飯店共進早餐。令他驚訝的是，敵對的各方應允出席。他說：「我想要有一個安全的地方，一個大家會說真心話而不是客套話的地方。如果有人踰越界限，也可以獲得寬恕。」他讓這場會議保密不讓媒體知道。他知道一旦現場有攝影機和筆記本，氣氛就會改變。那「會讓我們又陷入那種破壞力超強的文化」。

同樣重要的是他要如何主持會議。他到那裡是要主持，而不是選邊站。所有的當事人都要覺得獲得傾聽，以及尊重。他知道去哪兒找模範，他在英格蘭親眼目睹的扶輪主持方式。他也知道一起吃飯的重要。前奧立岡州參議員傑森·艾金森 Jason Atkinson 說：「一部份是食物，一部份是咖啡，一部份是那個名為『關係』的老派東西。因為如果你在乎某人，就不會痛罵他們。」他辭去參議員職位好整理一個關於卡拉馬斯事件的紀錄。

最初的發言提供一個機會。當部落代表抵達，他們建議使用他們自己開會時用的一個技巧：把桌子排成圓圈而不



俄勒岡州前參議員傑森·艾金森製作一支關於卡拉馬斯盆地的紀錄片。

是全部面朝前方。這麼一來，所有的人都平等的，也可以看到彼此的眼睛。魯特說：「這個構想很好。也是我們的第一個突破。」

模仿扶輪社員對福克蘭衝突的調停方式，魯特在白板上寫下四個要點，來設定會議

基調及討論架構：

1. 培養信賴感。
2. 行動要考慮到整個社區。
3. 進出社區的水量要均衡。
4. 基於「好生態等於好經濟」來改善水質。

他說：「我會試著讓大家說出事實，我會把事實寫在

白板上。」

最初的目標很簡單：早上8時開會，中午以前結束。魯特回憶說：「可是到了午餐時間，會議室裡還是充滿能量。你可以感覺到大家正開始瞭解到彼此的問題。也許還有一點點信賴……因此我趕快通



牧場業者貝琪・海德問部落主席亞倫・佛爾曼：「如果有人就乾脆的道歉了，那代表什麼？」

知廚房送上一些湯、沙拉、和三明治，我們最後整整談了8小時。」

這場會面成為每週固定的活動，也一直依循相同的模式。氣氛有時候變得激烈時，

「我們會暫停。那會讓在場的人進行非正式的對話，大家不會坐在椅子上，而是站起來，伸伸懶腰，冷靜一下。」

「如果有人發飆，大家就會跟著發飆。我下定決

心不要讓發飆成為對話的一部份。」

在這過程當中，驚人的事發生了。大家成為朋友。來自俄勒岡州比提的牧場業者貝琪・海德 Becky Hyde 說：

「對我來說，這場會議令人鬆一口氣。我覺得我們在會議室是真的要解決問題，而不是在媒體前鬥爭。」海德有時會帶著她還在襁褓的兒子出席，增添溫馨氣氛，偶爾還製造歡樂片段。

進行了幾個星期後，這群人愈來愈親近。部落居民會在馬鈴薯慶典為農夫煮鮭魚。農民會參加印第安人的漁獲祭。簡言之，艾金森說：「他們開始關心彼此。他們開始尊重彼此，這就是力量所在。」

加州土爾湖 (Tulelake) 扶輪社社員坎德拉是反對部落的人當中最直言、最具攻擊性的人之一，連他也感覺到自己的轉變。他說：「我是扶輪社員，也是教會長老，我坐在教堂長椅上被告知要愛你的鄰居、和善待人。而在教堂外，人們卻常常說：『史蒂夫，你是衝突的代表人物。』我得照著鏡子說：『我不當衝突的代表。我要當和平的締造者。』因此我必須改變我行事的方式。」

然後真正的突破發生了。海德提出了一個驚人的問題，粉碎了最後殘存阻隔人心的圍牆。

她問當時的卡拉馬斯部落主席佛爾曼說：「如果有人就乾脆的道歉了，那代表什麼？」

當我到佛爾曼在奇羅昆附近的賭場的辦公室找他，並問他是否記得那個時刻，他的眼睛開始溼潤。是的，



這個告示牌反映出農民及牧場業者反對卡拉馬斯盆地水壩。

他記得。「我說：『那會價值百萬。』」

當消息走漏到媒體時，會議就瓦解了。魯特說：「我們被揭露。」抗議者出現，指責聲音四起。海德回憶說：「那在社區播下一些火苗，也引發激烈反彈。有時候你會成為眾矢之的。」魯特等人知道，突如其來的曝光與關注，會讓努力註定失敗。

可是這些後來稱為西羅 - 魯特的會議卻不會完全白費功

夫。海德說：「那些會議是觸媒，」促成「有越來越多的人嘗試去做正確的事。」

艾金森補充說，一切的核心是魯特——「一個只想要把人聚在一起，聚在一個房間裡。就只是這樣。他這麼做是出於內心的善意。」

10 年後，結合 40 幾個團體，內容繁複的卡拉馬斯盆地復原協議送到美國國會。其他獨立的協議，包括承諾拆除卡拉馬斯河上 4 個水壩的協議，



卡拉馬斯瀑布史都華・雷諾斯區的一處農場。

也都順利提案。

雖然獲得歐巴馬政府及許多國會議員支持，這項提案在眾議員葛雷格・沃頓 Greg Walden 加入無法實現的條件之後，還是功敗垂成。

事後不久，艾金森在臉書的貼文道出了許多人的心碎：「我們的人被利用、被辱罵多年。當他們大有理由討回公道時，他們卻教我要仁慈。當他們行動的正當性淹沒在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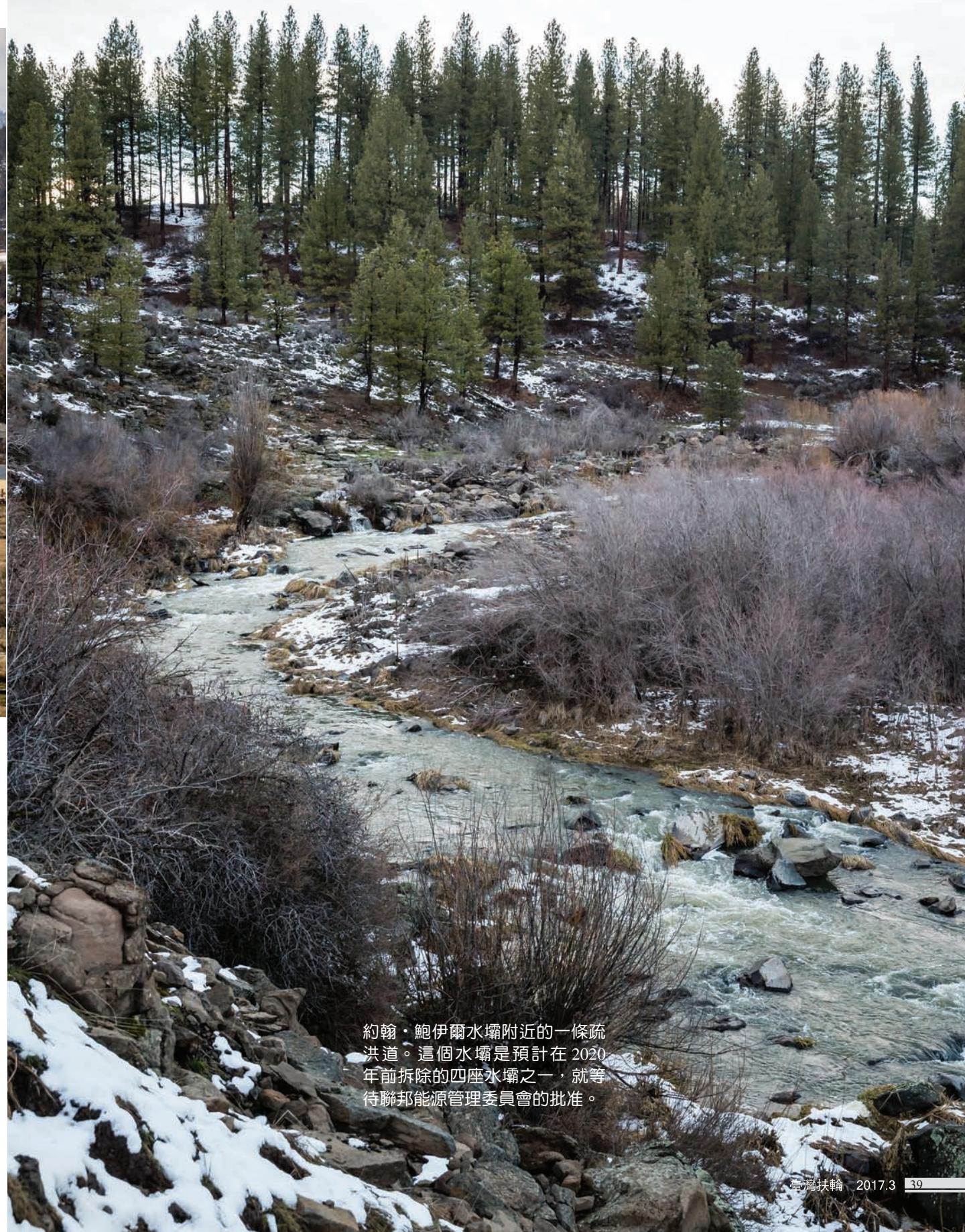
胸狹隘的憤怒中，他們還是保持謙卑。在親眼見證之前，我一直不瞭解一片真心會落得意志消沈……政府讓我們失望，可是我告訴各位要把頭抬高，以我們所做的事為榮。」

魯特依然樂觀。水壩仍然預計在 2020 年拆除，因為一項政治運作設法讓這件事跳過國會就能定案。各方團體再度集會，如果沒有西羅飯店的會議止住流血，這樣的事就幾

可斷言不會發生。

魯特說，一項全面性的協議的希望「可能只剩一口氣，但是還是活著。還是有希望。」

本文作者布萊恩・史密斯 Bryan Smith 是《芝加哥》(Chicago) 雜誌的資深撰稿人，也是《男性健康》(Men's Health) 的特約編輯。



約翰·鮑伊爾水壩附近的一條疏洪道。這個水壩是預計在 2020 年前拆除的四座水壩之一，就等待聯邦能源管理委員會的批准。